

新

書

冊

一



新書

四倍謝要

華書局

本交汗

字指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抱經堂

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重刻賈誼新書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
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
少余不揣固陋竝爲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
雕旣成因爲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
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
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
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
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
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
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
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
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

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偵到致不可讀唯傅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据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脗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

在生宜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
得展者所得爲孰多乎哉余所校据兩宋本而誼所
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卽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
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
撰爲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弨書於杭東
里之抱經堂

舊序

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撫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攬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閒嘗刻潭州淳祐閒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

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
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
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閒都進士穆得此書於
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
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
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
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
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
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
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瀼瀼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
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

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
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
原故正言竝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
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涵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
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
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
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
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
朝旣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
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尙多
因詢于予予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
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
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

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閒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于其閒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互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閒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

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
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
之機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
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
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
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
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
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日賜進士出身嘉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新書讎校所据舊本

建本

是宋時刻本明毛斧季吳元恭皆据以改近

故不知是何年所梓唯目錄後有建寧

潭本

宋淳祐八年使本長沙雕刻者題賈熙

吳郡沈頡本

明宏治十八年刻毛斧季就騰宋建

無沈頡名而實不異當是沈名後來刊去也其

此仍闕

李空同本

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賈子後有欽遠猷

竄改又於過秦論後補審取舍義不順者頗加

全禮記禮察篇

陸良弼本

明正德九年為

程榮本

刻漢魏叢書內

何允中本

二本皆同

新

書

校目

中華書局聚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餘姚盧文弨召弓父合衆本校

李空司本

吳樾校諸本

歐本

歐本

徐書館本

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彊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傳職

新

書目錄

二一中華書局聚

保傳

連語

輔佐

問孝
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十

新

書目錄

三中華書局聚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目錄

新書卷第一

梁太傅賈誼撰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潭本無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脩守戰之具潭本從史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王案襄

下云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數孝公惠文王武王

昭王併後孝王莊襄王為六世史記陳涉世家不誤

而始皇本紀則作惠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史記無諸侯恐

懼同盟而謀弱秦史記同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潭本

字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

者潭本君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

從離衡潭本與始皇本非今從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

之衆建本脫兼字潭本燕趙同於是六國之士有甯

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主史記無齊明周最

陳軫召滑始皇本紀作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

制其兵史記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潭本從陳

師仰關而攻秦始皇本紀作關潭本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通與巡同建本尚不

紀訛本作逡巡遁逃亦誤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請山河疆國裂伏史記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潭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

笞天下本皆作敲朴案小司馬云威振四海南取百

粵之地潭本作百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陳涉世家作貫弓小司馬云貫於是廢先王之道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鏃潭本鏃作鏃音義同鑄以為金人

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

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為固史記作據億丈之城臨

良將勁弩潭本下有字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

俗然而陳涉潭本無字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潭本作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潭本作庸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仲尼別本蓋即軒臂子弓也或云仲尼弓即

冉雍夫子許其南面此所稱者是也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閒俛起阡陌之中潭本紀同陳涉世家

作俛仰又阡陌與漢率疲弊之卒潭本作率罷散將

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史記轉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合響應潭本合下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竝起

而亡秦族矣潭本傑作俊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耒棘矜不敵於鈎戟長鍛

也潭本紀不敵作鈐鈐與銛同始皇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潭本紀非抗作鈐鈐與銛同始皇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

時之士也潭本紀非抗作鈐鈐與銛同始皇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潭本

也潭本紀非抗作鈐鈐與銛同始皇何字上有潭本紀非抗作鈐鈐與銛同始皇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潭本作比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勢始皇本紀無致字作千乘之權序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餘年矣陳涉世家序作抑始皇本紀無然後以

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潭本無然後以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心潭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

過秦中司馬亦似作仁心建本秦下諸本多同案小

兼并諸侯三十餘郡爲下篇據此則此爲中篇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句天

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

政讀為征强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

命潭本無得字莫不虚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

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

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

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

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

潭本無推字之字攻字案攻字衍文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潭本作併離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取也孤獨而有之

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守之道與取異兩句當

從合讀本今故其亡可立而待也也字無借使秦王論上

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

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言案上

皇無道必亡下言二世若能盡改無道之政則亦何至遠

雖此又可通然於上文却少收煞今故從建本作亡意

亦林引史記改當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

囂新主之資也建本作短褐今從譚本改囂囂此言

勞民之易為仁也意林仁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

任忠賢庸主建本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

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

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拏污穢之罪使各反

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振近代

多用於賑

史記此從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

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潭本依史記疊天即

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

害之民潭本作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

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

宗廟與民徐廣云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

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偽竝起而上

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

卿以下至於衆庶羣卿史記作人懷自危之心親處

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

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

民危也故先王者史記無見終始之變潭本作知存

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潭本依史記務在安之而已

矣潭本矣作天屬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

故曰安民可與為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潭本作身

者正傾非也與史記同是二世之過也不免於戮

過秦下此從賈子本說見前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潭本循繕

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

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

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潭本

沛作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潭本有大

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

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二二疑當作上或以二為

古文上字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

悟潭本立下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

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潭本

作宗廟之祠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

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

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

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

不便建本且天下嘗下有昔日二字係衍文今依史

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

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一段四十

六字在此然困於嶮岨而無後然困於嶮岨是後人以此

有之文亦失其舊今故一從建本下亦同錄史秦雖小
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史險塞而軍小邑并大城

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譚本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

險作阨毋訛再餘同史記作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

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譚本有必退師案

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建本陣字退陣

案史記作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則建本史記不

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

捄敗非也譚本捄上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

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譚本無謀然所以不

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拂與彌同譚忠

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

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

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史記無臣豈不

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

法設刑而天下治飾讀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

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

怨而海內叛矣潭本恕下故周王序得其道史記序小

司馬云賈誼書五作千餘載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

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

不忘後之師也潭本後下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

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

有序變化因時因史記作有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

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

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

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

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

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

置其私人建本是偏字潭本作偏案舊本漢書亦是偏字今俗間本並作偏非也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

不能此下本皆有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十九字不成文理是後人妄竄

入當黃帝曰日中必建本詔加竹漢書加舛作變案顏氏家訓引賈誼策作

潭本正相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

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

乎此下建本有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夫以豈可得也十六字不成文理今從潭本削去

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

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

侯匡天下乎尚憚建本皆作常憚非又此下當有脫文

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為已二十二字建本又有

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官理以傾時之失豈

不靡哉可以在上幸少留計焉五十一為此藉也竊為陛

下同細審皆是後人妄竄太

數寧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潭本二上

可為長大息者六大息者數息之大也若其他倍理

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

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

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

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難然同建本作燹因謂之安偷安者

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

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

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篇中多為後人取漢書之文而

敷演之致多冗長其文理尚可通者今亦姑不刊削

至如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句內又嵌令

以數日之閒六字於令臣之上又陛下試擇射獵之

焉下又贅何甚傷哉四字皆不成文理去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

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

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

慳矣慳一本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

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

業握危勢摻古多用以代操字或云若今之賢也明

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

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

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漢書

使為治勞知慮本接上文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勢

合此橫隔一段於中殊不倫又自此以下多好用耳

字因字亦致有不可通者然本書不可見矣因諸侯

若盡刪之又恐未必盡合本書是以姑仍之

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

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

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

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

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尠有耳大

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
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神為可以益壽見晏子雜下
上在神字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

繹綵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是當為

謂人也建本固作罔訛足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是當為

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為明帝沒則為

明神建本因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潭本亦作股

肱明臣案誼言皆指君身不應忽及股肱漢書

也故此亦從何本改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

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

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此數

亦訛不欲盡以漢書之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

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眾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

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

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潭本無成長治之業以

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

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

為萬世法潭本立經作立綱漢書周德作同得以後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竝五

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

為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建本此下有增夫

無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

此至孰也建潭本此下有十字亦妄增今刪雖使禹舜

生而為陛下計無以易此潭本生上有復字此句下

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

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四十三字建

本俗閑本皆有之是後人依約韓非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
饑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罹豈可豫知建

本訛雜別本作離今從潭本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

者也建本大臣其字誤今從潭本亦甚非所以全愛

子者也既已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

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鄒而

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

聲臣民之眾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

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

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

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潭本

乃力作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夫一作天疑當作其

本何作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潭本無子孫世世與

漢相須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

厚此

藩疆 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國比最弱則最後反潭本北長沙乃纔二萬五千

戶耳潭本三萬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

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

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潭本無今雖以

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

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潭本作也欲諸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蒞醢則莫若令如樊

鄴絳灌潭本長沙下有臣子二字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

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無邪心

下有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斂茹天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

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四十一字絕無義理即以為爲反言之語氣又不了後二語亦不相承接

其為妄竄無疑必當刊去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

潭本無施字

然終為

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

左傳但言陳蔡不羹而無葉杜預分東西不羹為二

以當之此并數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

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

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

於乾溪芊尹申亥之井芊尹建本訛于脫尹字今從舊人校本改正左傳但云王

縊為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潭本無悲夫本細末大

弛必至心潭本作弛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

之勢方病大燹一指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建本此下又復臣聞尾大不掉之惡病也平居不可屈末大必折二句今從潭本去之

信一二指搯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錮疾潭本作病

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建本此下又有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十字亦係複衍

今從潭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蹶

盪上古蹶字下古戾字顏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

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

兄其子哀王文帝元

年薨子文王則嗣故云今之王

者兄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字今從劉貢父

正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

子臣故曰非徒病燹也又苦跋盭

建潭本下有可痛哭

等齊 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在所潭本訛所

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

法予之

受謁本改受正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

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

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

建本作誰是則諸侯之王

今從舊校本改正然則天子之與諸侯

潭本無又無

與下

潭本無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

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

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等二字建潭本並脫今從別

本補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

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登當如左傳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登今臣既

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

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

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潭本無具字天子親號云

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

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

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

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亦俱

弃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

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儀亦言也見周書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

稱陛下皆脫案當有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

乘輿等也下舊有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

空死字餘同文不可曉亦是竄入今刪去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

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

形容也非下建本有人字又一所持以別貴賤明尊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潭本持亂且不息滑曼

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潭本漫理作性然則所謂臣主

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

習乎形貌然後能識異建本訛膚又形貌訛則疏遠

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

建潭本並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其下孔子曰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潭本

作民德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

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類而志也則君

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以類別本作述或校者

引一依本書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為長大息者此

也潭本第一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

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

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臣

建本作已往則為臣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

為僕僕亦臣禮也亦上諸本皆有則字然稱僕不敢

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

予民作至適至和潭本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

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句則名號異則權力

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

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

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

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建本下有則字是上文皆於

當於異字為句此高下者是其本根也以下諸異皆

由乎此普當以異字為句此處不當有則字明矣今

從潭本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周齊也或改

本託用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埤與卑

卑作遷則品此者進紕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

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潭本各處其檢人循其

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讓責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

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孝

人定其心各著其目

是行古使字李匡文資暇云行李

人入下子云云建本訛作季潭本句是後人以意改之

從不可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

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

建本脫是

若日之與星

建本有字衍

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

冒貴

幾讀與冀同潭本脫

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

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事勢

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

漢書作陛

制如今之勢不過一篇云云是後人依傍漢書增竄字

豪植而大強今此篇云云是後人依傍漢書增竄字

句顛倒前後以亂本制不必久遠也而弊且立見今

此書似謂不為久長之計其勢將一傳再傳而盡則

則讀漢書足矣何必又著於此故姑仍之以俟學者

之自為別白可耳建潭本並脫再傳二字又脫豪橫

而大強五字至其相與特以縱橫之約相親耳建本

訛作持漢法令不可得行矣此下並有猶且稟立而

曉以大彊語為之使不可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勸過黑

子之比於面耳勸與僅同建潭本並作勸字書無勸

之勸於面耳豈足以為楚御哉與漢書同而陛下所

恃以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為鄰

勸自完足矣建潭本作勸自見唯皇太子之所恃者

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

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

潭本適足句脫又工訛作舛漢書作制人主之行異

布衣布衣者潭本者字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

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

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

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剽去不義諸

侯空其國建本譚本漢書剽義訛今擇良日立諸子洛陽

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

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

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建本譚本無兩字別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

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其欲有卒也

語不甚可解別本竟以漢書易之亦非所安不若且

從其舊以侯知者奉地奉天子之地也建譚本作秦

地訛今從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

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句梁

即有後漢書作而為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尚割淮陽

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

漢書作代不可者從

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

新鄭別本從漢書作新鄭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

捷鉅偃反關捷也潭本作截訛

則大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

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

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

此二世之利也

二世譚本訛作萬世

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

資姦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

此下建本有省臣味死願得以此聞臣誼竊味死願得

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為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

聞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言問其臣

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幸

之文惟陛下財幸與惟陛下幸少留意始得潭本於

欲留下段須去惟陛下幸少留意始得潭本於

聖字漢書有又未尾兩本復有今陛下將不意之脫

新書卷第一

資表入耳計對不幸少留意賦不細細讀讀五
 此三世文床出書讀苦勤哉南文線墨莫辨以
 吳楚俱割不萬計而思然無由東文裏矣亞齋以爲
 皇太子亦神受政引信樂吳以縣齋徵新吳以禁
 亦與心答新讀而不煩集今而計音升計製二因耳
 計則可刺以南對文以誌轉林拜離離限大計對文
 可於而勝讀則樂或徐復以甘善之何讀其計
 非對二三及與東精以益樂唯無對惠計計計升

新書卷第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
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冠潭本作冠陛下且見之矣

建本此下有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知且畜亂宿禍

高拱而不憂其紛也且甚可謂不知且仁三十

也二字潭本無能字又憂上無不字且夫秦日夜深

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國之憂建潭本夫秦下有自逆

士四字皆隨意雜湊今刪去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

如意而故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潭本作內制天

無下故字建本脱制字又如意上亦苟身常無意但
為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寧制可謂仁乎

譚本作使曹勃不寧

制別本不寧作不能漢書作將使不寧案此篇與益壤篇同是一疏今離析而增演之皆出自後人之作

耳偽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

君敢自殺不敢反心知必殖醢耳

建本作志知

不敢有異

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天子無可以徼倖之權無

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

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建本脫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潭本定治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漢書

慮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

下權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

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機當作機

作柴之奇棘蒲侯柴武子後淮難篇建潭本皆作機奇

案柴之與棧音義得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

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証也別本此處

從漢書作柴奇而淮難篇却作機奇疑皆因形近而

開避景帝諱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潭本作臥赤子待遺腹潭本待作朝委裘而天下

席之上而天下安

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

不為此五美

末二字當目上文如文
世子子貢問樂之比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
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

潭本作
已困

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

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以帝
之勢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

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
所愛化而為仇所信反而為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

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
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

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偷猥之數也偷猥猶言

偷安苟且建本訛作倫煖譚本作倫煖字書無煖字且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

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處建譚

本是迹下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

禍之變譚本作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尚不能以安

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

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當謂仿像其支節也漢書作皆衆理解也譚本無解字

然至髑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

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譚本兩此字皆作者字勢已

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

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髑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

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

北勢不可也譚本胡訛作故

審微 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

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

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潭本無是故也字

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

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聃曰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

語曰焯焯弗滅炎炎奈何焯焯舊本皆訛作爍爍字書未有所考今從金入銘

作焯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案備患於未形上也

智禁於微次也本相承接中閱忽橫互十八字是後人以習聞之語妄增入之潭本改次為故亦非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

韓非子作周行人下同辟疆音闢疆潭本即作疆字周行還之曰啓疆辟疆天

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燭字書不載

非子作燭衛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弗使踰焉潭本分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

周襄王出逃伯鬬二字不可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

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

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潭本未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

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

之樂軒縣大夫直縣直當作特或士有琴瑟叔孫于

奚者衛之大夫也左傳作仲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于奚率師逆之

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孫于奚辭温而請曲縣

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

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

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音卽單甫於是齊人攻

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

自艾傅郭者歸艾刈同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

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資建潭季孫聞之怒使

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

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

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建潭本脫令字是

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

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

宓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

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 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

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

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 潭本故堂九級廉

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

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 潭本從漢書作等列 內有公卿大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

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

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 建潭本上訛作廉

醜禮節以治君子 建本醜潭本仍作恥 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係縛榜笞髡剛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

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潭本無則字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

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

剛笞馮弃市之法建潭本脫伯父二字建本又脫衆

訛作皆從別本然則堂下不亡陞乎潭本無下字被戮辱者

不太迫乎建本無辱字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

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

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

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此潭本無若

夫束縛之係繼之輸之司空司空使罪人爲之漢書百

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

主水及罪人即引賈誼此語別本從誤本漢書作司

寇非也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

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

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建本有事字無一字非所以

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

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

潭本此上有如字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豐面變容吸炭變聲必

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

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建本脫衆人畜

從潭本增別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潭本今

之報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

建本脱彼將犬馬以頑頓無恥莫苟無節漢書作莫

下十一字潭本有謂無志分也莫音胡結反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

苟若而可無兩則字潭本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

敗困而擊之矣漢書作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

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

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託

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但無恥但苟安則主最病

建本最訛罷潭本依漢書但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

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

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男女無別

者建潭本汚穢倒又男女上有姑不謂污穢曰帷簿

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建本

不謂罷軟五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

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

者潭本訶從漢聞譴訶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清

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清音才性

音繫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驅此官有

別獄也如蘇言則漢書請室亦有清室者建本新

圖正作清室知蘇言非謬矣三輔黃其中罪者聞命

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頸鑿建本其有大罪

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諸舊本皆跪而自裁上不使人

挫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建

脫曰字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喜讀為憲漢書作憲

謂當作憲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

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

潭本報上無而字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

忘家公醜忘私建本作醜諸本皆利不苟就害不苟

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建本脫誠死宗廟以下十

六字潭本有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廓封境故曰聖人有

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建潭本作此物此志也今從漢書彼

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

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

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

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

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為長大息者也建本為作謂今從潭本

新書卷第二

新書卷第三

俗激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為大故
 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
 恬弗知怪大故也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
 體建本作大禮詛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潭本作故何哉夫邪俗
 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潭本作醜作恥下同行義非循也
 豈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為人弟欺
 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兩因字建本作固皆詛此書多用因字今
從潭本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
 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迺滅亡使
 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
 不可為寒心潭本有哉字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弃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

否耳潭本作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建本慮下今其

甚者剽大父矣賊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建本剽作

剽父矣空賊字今皆從別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潭本作

利無掇寢戶之簾擗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拾萬石粟建本拾與十賦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建潭本行此其無行義

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潭本作乃豕羊驅

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潭本作竊為陛下

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時適然耳

潭本時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

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

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不立不植則僵不循則

壞建本脱為人之所四字又弗為二句作弗為持此

不循作秦滅四維不張潭本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

上下亂僭而無差建本君臣作君子亂僭父子六親

殃僂而失其宜姦人竝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

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衆下疑惑

矣豈如今定經制建本脱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羣衆信上而不疑

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

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

覆矣潭本覆下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專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懼懼建潭

別本作儒壯凌衰攻擊奪者為賢功皆與工同貴人善

突盜者為忻以賢貴人相紹者為知譚本詐而相紹諸侯設詔而

相飭設輶而相紹者為知譚本詐而相紹諸侯設詔而

未詳或疑詔當為諧輶當為懷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

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者何如

建本今者作令有潭本作今有更訛致進取之時去

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

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

祭尊猶也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

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惟當作雖譚本作為亦

有脫文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

也衣服循也此下有我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

氣之則一片文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

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

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

與兄弟潭本作非有貴戚不與弟兄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疑出字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

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茲富民不為茲而

貧為里罵建本罵作母也訛今從潭本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

官敢行姦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

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

義弃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

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耒鉏杖

彗耳慮有德色矣彗亦彗也潭本作彗又耳作而無矣字母取瓢碗箕

箒慮立諛語潭本作立而訊語訊諛同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

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

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勸焉耳建本其然猶并

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者曰以下八字潭本無有猶日二字連下

文皆同蹙六國兼天下求得矣潭本作功矣然不知反

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

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潭本作十二歲非又不知上有為字得之作得失又未有帝者養士進取遺禮八字建本亦有係衍文今

從別本去之

瑰瑋 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

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

也建潭本復不知二字係衍文去之又今有瑋術於

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

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

乎字別本而民愈下有知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

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奔完堅而務雕鏤纖巧

以相競高本句○而務潭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

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

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

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

輕能具字萬里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以俗侈相耀

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

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

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

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

寒以褻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別本作以衣

帛二字潭本無餘字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

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

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

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

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則民潭本作朴一又性賈子本

作生別本作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

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

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

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眾多而無時已君臣

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

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

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

建本退作遏訛又上僭作上位僭衍位字今皆從潭本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

謀無為起姦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

謀不起建本脫詐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縣

網此下有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

速救也三十八字建潭本別本皆有之案文

孽產子事勢

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

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

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縑以偏諸美者

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縑建本今富人大賈召客

者得以被牆建潭本上句作今貴富入大賈者喪古

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建本今富人大賈

屋壁得為帝服富人建潭本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

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建潭本

下字衍自衣阜綈而靡賈侈貴牆得被繡后以緣其領

擊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躅也躅與且試觀事理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

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

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之欲天下以下十七字建本

字之欲其無為姦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姦邪

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不為不成也

有又續漢律歷志注引易緯若夫不為見室滿胡可勝

撫也曉若夫十二字難夫罇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

是罇此猶言際此山海經是罇于北海罇章閏反郭注是則今人之

際耳所云邊今也平居則無芘施施猶柴同不敬而素

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

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此下建本有曰為大

豈若其小十五字於義無當
潭本同但無夫字今竝刪去
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
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
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
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漢書石黥罪日繁此一禍也
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
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
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
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蓄疑別本故民
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
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
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

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

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

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

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

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矣四本無貨物必平四字舊校

者依漢書增入今從之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

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

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倍羨倍潭本作奇則

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

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壞潭本作懷漢書同宋祁云當作壞今從建本此下

潭本有一七字案下云此謂之七福謂之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

福句相比近則七字可省建本無此謂之七福謂之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

秦南有武關秦昭王詐楚懷王處也東有函谷臨晉關建本建武關作建武開誤今從潭本意林無上關

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

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

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

關中者所為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所為本

誤今豈不曰諸侯得眾則權益重其國眾車騎則力

益多故明為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擊諸

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潭本精豈若一定地

制令諸侯之民句人騎二馬不足以為患益以萬夫

不足以為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

之義不便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彌道數千不

輕致輸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

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為境小國闊大國

而為都闊當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

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疆敵以列侯餌篡夫至

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自天子都長安以下與

與前非也今改提行分作二段

屬遠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

不在五百里而至不在當作不出下同公侯地百里

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

者不苦其勞潭本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

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有字衍文潭此天下之所以

長久也潭本以上有能字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

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耳

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

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

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為奉地為之字衍別本作雖秦之

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

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

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

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疆提荷

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躄不數

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

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此段文多重沓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做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語簡而明此但依

傍漢書而增演之耳行勝似當作行滕潭本作不勝

又自詰作自儲非有以所聞也似謂未有以聞也然

中閱又隔以履躡不數易數語參錯無緒下似謂乘

丞相歸休之日告之欲其轉聞於上而無見從者其

縣令等字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

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

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

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資

姦人

親疏危亂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令天下

如曩也起二語殊不類舊假字下又衍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
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

建本訛作豪亂潭本作淆亂別本作

殺亂與漢書同今從之

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

諸侯潭本作諸公又併作

并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侯率幸者乃得為

中涓

建潭本乃作仍今從別本

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南面稱

帝諸公皆為臣

潭本無皆字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

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

反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

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

潭本身下有親字

自高皇

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

漢書作中子王趙此誤

幽王王淮陽

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

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

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

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為者建本布衣

上無有字潭本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

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

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尚動一親戚天下環

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

者乃啓其口七首已陷於胸矣乃潭本從漢書作適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建本七字潭本無者字餘同今依漢書去之故

疎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為治安柰何知其必

且危亂也然且吟齟而堅控守之為何如制以纒相

懸吟齟疑當作樂齟方言作馮齟音皆相同怒也纒

利百金十字此等皆傭書無知小人所為不顧文理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耳亟當刊去毋令滓穢本

也書

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

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建本作八年案

無蓄篇作九年是也今從潭本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

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

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

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

年矣作四十漢書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

未獲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潭本獲年作獲耳富人作當今天時不

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曩頃二字不成語此篇妄竄者

甚多難以盡正令人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

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

不亦晚乎此下有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

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在於陛下

者哉本俱脫不在二字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

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此下舊

復成世界作此胡說可謂全無人氣矣即不幸有

方二三千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

萬之衆潭本無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

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

一日而及此之必然積貯一疏此割裂為二其一

面無完善者此處漢書但云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

乎今改云云建本潭本皆作一日而乃此之豈將有及

正妄竄者故為脫爛使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

上弗自憂潭本作為人上省弗自魄然事困乃驚而
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之何及方今始秋

時可善為無如下建本有憂字潭本無此云方今始

圖隨手手鈔襲皆是一手偽撰皆可善為鑄錢篇云方今始伏望可善

可使臣下建潭本有議字又此下有臣議詔所自用

秩二千石上建潭本有幸使議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潭本

有今匈奴後文今故從建本去之蠻夷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為國有

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臂且病痲夫臂者一面

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今字下建潭本有西為

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二十三字雖有長爵

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戌延

行數千里糧食餽饗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

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

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潭本下有已字臣故曰一方病矣醫

能治之而上弗冑使也天下倒懸甚苦矣竊為陛下

惜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困漢書作

固陛下冑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

匈奴從字疑徙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

之衆唯上之令舊本此下有殺之乎生之乎陛下威

憚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潭本

作所宜誠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

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

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
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
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
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
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
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
逆者焉 下有其義尤要四字
不成文理今刪去 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
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
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 此一段五十八字已見
前篇潭本此處不載 天下

之勢倒植矣

建潭本天子

莫之能理猶為國有人乎德可

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

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捫然疑捫然左傳
攔然授兵登陣

新書卷第三

不... 又... 大... 不... 勝... 是... 不... 事... 中... 是... 不... 精... 警... 戒... 分... 飲... 泉...
 美... 賦... 而... 對... 興... 隆... 今... 蘇... 蘇... 甚... 美... 而... 實... 不... 出... 其... 賦... 好... 其... 律...
 不... 擊... 而... 終... 三... 天... 子... 翰... 鳳... 舞... 擊... 擊... 而... 終... 蘇... 帝... 又... 亦...
 古... 文... 正... 建... 東... 西... 南... 北... 皆... 共... 事... 文... 何... 數... 人... 在... 文... 海... 至... 其...
 如... 不... 許...
 委... 山... 可... 藉... 國... 無... 人... 矣...

也... 賦... 恐... 以... 觀... 下... 文... 耶... 發... 天... 口... 文... 實... 而... 久... 察... 疾... 人... 其... 賦...

新書卷第四

匈奴 專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 建潭本控弦作扞疆大率作大在皆訛今從別

本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

耳 潭本無此字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 建潭本脫

漢字而下衍欲字今俱從別本增刪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

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蟬之術振

之 潭本無將字荀子耀蟬者務明其火為此立一官

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 潭本作苟誠能者雖以千石居

之可也陛下冑聽其事計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

國大富匈奴適亡 數語亦多增竄建潭本令上吒

犬馬行理勢然也 吒當將必以匈奴之眾為漢臣民

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

東別本延下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

灌窳疑當作窳渾縣名在朔方郡一說窳皆屬之直

郡瓜字之訛灌瓜即退讓篇所云者也然後罷戎休邊當作戎疑民天下之兵帝之威

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

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潭本有此其示

武昧利之時也而降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別本上

有建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

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

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潭本作

功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

其衆庶時為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狡

猾為此柰何對曰臣聞疆國戰智潭本疆王者戰義

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

三別本作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

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為畜潭本

蓄作又孰敢忤然不承帝意建本作又且孰敢且案且字衍忤與

紛音義同見列子黃帝篇建本訛作盼臣為陛下建三表設五餌臣為

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冑幸用

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眾之信

陛下也潭本使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

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建潭本若下

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讎之人其心不

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圖建本作孤

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

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遵

新書卷四 一一中華書局聚

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戎狀潭本作我狀臣又

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

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

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

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

者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窳空而賞薄不足以動

人舊本皆作尚薄詛故善賞者踔之說文踔踔也猶言踐踏

以恩加之彼必大喜過望矣此即高祖之所以待英布也駮轅之從而時厚之令

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

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五字衍文臣有餘資自在未

財亦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

文錦潭本少者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

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

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

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

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

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哉

臄炙肉臄字書無之一本作為臄肉二字為衍文具醯醢方數

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

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

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潭本無一國聞之者見之者

垂羨而相告人徐憚其所自羨與涎同建潭本作羨

南子作憚徐高誘注云貪欲也音探豫以吾至亦將

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

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

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猶言粉白繡衣而侍其堂

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

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別本但作俾

謂筋斗也舞者蹈者潭本踏時作少閒擊鼓舞其偶

人此即偃昔時乃為戎樂昔夜也潭本攜手胥疆上

客之後潭本作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潭本作

持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使降者潭本作一國

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希盱喜人人汲汲唯恐其

後來至也汲汲與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

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時有所富必令此

有高堂邃宇建潭本必下衍一有字又善廚處句大

困京句廢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

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

令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困京建本作

困倉今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王慮有

字訛從潭本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恆恆唯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

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

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胡潭本訛故今從建本及上

必召幸大數十人為繡衣好閑舊本皆作闕案下

改此作閑是也今從之且出則從居則更侍建本脫居字別本

上即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建本抵即角抵也客胡使也

力士武士固近侍傍潭本力士胡嬰兒得近侍側胡

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

人偶之中庸仁者人也鄭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

本之亦作人為閒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

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擣道猶戲弄之乃授炙幸

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為贛之贛舊校者改上起胡嬰

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

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

而欲人人恆恆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

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

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抃墮也言降下胡人如

猶振稿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

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

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

其謀中外符節適繡拘也字書不載繡字案白樂天

烹繡為羈繼之義則此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潭

悍作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

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潭本作飯揮劍挾弓

而蹲穹廬之隅揮劍潭本作禪劍別本作彈劍左視右視以爲盡仇

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

之猶言先之在其前也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

將吏猶噩迂仇讎也衆下潭本有人字南鄉而欲走漢猶水

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

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潭本作稽顙此謂戰德彼匈奴

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此潭本作比夫關市者固

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

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

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

者美臠炙贖者潭本吏卒作史或卒史之訛又大

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略著章切亦臠也是王

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臄

澹多飲酒大禽俗炙字暉羽書無敏切此則亡竭可立待也

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建潭本此作財盡而漢者所

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

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

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或

曰建潭本皆無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

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

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

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為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

下窳貧建本窳作窳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祟也

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治當臣賜二族使

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下臨人民憲之建本天子不作

臨人民患之潭本不臨作不怵患作寔今案曰苟或不字當作下形近而訛耳下同寔與患同

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潭本

無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別本作王苟

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

所哉潭本夷作貊又之所哉訛作之所作也建本此

而慴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慴渠大罪也

毛詩鄭箋云慴驕也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下臨

人之民哉潭本之理上無天子二字末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

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

戎人諸侯也建本作顧為戎人為諸侯也潭勢既卑

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

居此

建潭本作持

臣竊料匈奴之衆

臣建本作實皆訛今從潭本

不過漢

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

甚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

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銓權而服也

銓權未詳

奚宜敢悍

若此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

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閒休屠繫頸以草

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

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

今不獍猛獸而獍田彘

獍後人用以代獵字顏師古曰獵化為獍過成鄙俗今諸

書多通用故不改猛獸以喻匈奴潭本作猛敵訛今從建本

不搏反寇而搏蓄菟

菟與兔同本所獍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乎

諸本並脫不字舊人

校增今從之

玩細虞

建本玩作繁細是虞今從潭本不圖大患非所

以為安

淮難 事勢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

句首舊有一字衍王子別本作諸子與漢書同建本

無諸字今

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

淮南王之悖逆

亡道

舊本不並作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不成語今依漢書改正

陛下為頓顙謝

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諂讓

別本作譙讓數留

之罪無加身者

敷留未詳

舍人橫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

吏曾不得捕

等室他無所見疑是靜室即前階級篇之清室也得捕別本作省捕潭本作吏

捕曾不

主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

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

徙舊本皆訛從

案薄昭子厲王書云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肖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則

徙此當作

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子之法咫尺促而弗用也

此篇多以咫尺代則字蹂促猶蹂蹴潭本作蹂促而下

有使

皇帝之令咫尺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

功臣有職者以為之相吏王勸不踏蹴而逐耳潭本脫傾

而不行以下十八字建本有勸當作無不稱病而走

者天下孰弗知建潭本脫孰字今從別日接持怨言

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建本拒

訛逆聊潭本作逆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

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

啓章之等建潭本並作棧奇即而謀為東帝天下孰

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為

之神金道當作嚴道以為之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

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

尺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

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六字

剛潭本又且世人不以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

衍一也字

靡地皆作糜固非冀生也今淮南土雖小黥布嘗用之矣

土舊作王矣舊作耳潭本又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無嘗字今竝從舊入校本改

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

也上舊本皆有未異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

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眾也

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眾也闔閭富故然使專諸

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是

承上語辭潭本然俱作能則當以故能二字連讀專諸與史記吳越春秋同潭本作鱗諸左傳作鱗設諸

漢書作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與之眾積之財億安

億猶不靖也此段前益壤篇未舊此非有白公子胥

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閒

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願陛下少留

意計之舊本脫少字益壤篇末有之今補入

無蓄 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建潭本無

此句別本從漢書有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

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 潭本作無度則物力必

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 漢書作至纖至纖與纖同故其蓄積

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 背今

本而以末食者甚眾十字為句漢書以作趨顏師古以趨末分句非也建本脫之字也字別本有潭本無

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

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 文多出後人所增

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無所謂大崇故下云

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泛敗漢書

方勇反覆也建潭本俱訛作貶敗此下又有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

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

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

爲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

常也漢書作世之有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

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

衆國何以餽之矣衆上建本有聚字潭本聚兵旱相

乘潭本作承與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建潭

聚二字倒罷夫羸老罷下建潭本行一矣字作易子

孫而齧其骨政法未畢通也遠方之疑者竝舉而爭

起矣畢建潭本為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此下漢書云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

食其力未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

樂其所矣一殺方見措置之實今缺之則下文所謂

富安者語亦無根此皆妄入故為異同以欺不學者

耳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以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

惜之漢書誼疏之不足今此本下又有王制曰國無九

使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柰何不

使吏計所以為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五十九字亦

係妄入偽造竄入書中屢見之漢文帝使博士等作

王制誼未必遽引之或謂禮記中之王制非即漢博

士所亦無左證上云為陛下未能者今又刪去

鑄錢事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此句之上舊本有廼者竊

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形疑繫

囚榜答及犇走者類甚不數僕未之得驗然其所疑

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等

事而曰竊聞曰僕以未對陛下驗苟然其形必不然者亦決不為

此又家屬之語亦出自近代此必皆趙宋時人所作

偽竄入者不可誣古人今刪去之知言者當不以

余為妄但猶恨中閑廁雜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

罪黥此句舊本無之若無此句則下文突云實皆然

字然鑄錢之情非殺鈔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潭

無然鑄錢之四字情上而殺之甚微其利甚厚舊本甚微

下云又易為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

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姦偽也云云沓拖無意今從漢

正書刪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

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

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鑄作建潭本各隱親其

其家字公字皆衍文而公因欲禁其厚利微姦建潭

利詐大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舊本此下有民理然

是舊本此下有言不切事實今刪去曠吏隨而揜之十七字悠繆不可為民設阱孰積於

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末具也民方陷

溺上且弗救乎漢書於此黥罪積下云為法若此上何

本字未具也別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漢書但云

郡縣不同何其簡明蓋謂此郡縣與彼郡縣各不同

也若縣屬于郡郡以統縣郡與縣不分地而治何云

矣作偽者之謬也甚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舊本又有

無四字漢書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舊本又有

曉亦漢書所無今刪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

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

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

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鑪炭姦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

而之刑僂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舊本又有少益

刪去今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

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
 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
 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茲不勝而法禁數潰
 舊本法禁倒今從漢書易之漢書此下接云銅使之
 然也云云今截置於第三卷銅布篇中此下則又妄
 撰一段云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
 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
 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以善圖也五十三
 字不言所以救弊之實而但云不可怠圖也五十三
 善圖也澶漫何指大抵偽者之伎倆或一篇析之
 為三四或於篇中移易其先後或一字而增添數字
 不一句而敷演數句以變亂古人之成文讀者多草草
 不與理會耳今略審之謬妄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新書卷第四